

我的早年 (一)

衛 挺 生

桐柏大山挺生名世

我在公元一八九〇年九月十六日晨降生。其

時為清光緒十六年庚寅陰曆八月初三日寅時。因此我幼時每讀屈原賦「惟庚寅吾以降」，特別高聲朗誦，以其文為我而賦也。生後數日，五叔父靜安公為我命名曰「挺生」，取義于當時文人慣用語曰「五百年名世挺生」。降生之地，在湖北省棗陽縣城北七十里雙河鎮北七里之「衛家東山倉房莊」，（在石梁村東十里），乃我的曾祖父鳳岑公的東山別業，原稱「東倉房莊」，以別于其「西倉房莊」及其「南倉房莊」。到我父親家此別業時，雅化其莊名曰「倉山莊」，乃在桐柏大山脈迤西互相連屬之一羣小山中，而王翰林仲午（名榮先）所謂「羣山嶂屬分支於桐柏」者也



本文作者衛挺生博士近影

。（爾雅云「獨山曰蜀，山相連屬曰嶂」）倉山莊地勢，遠望頗高。在莊後山崗上瞭望，桐柏山中高峯歷歷在目。

莊內建築皆石牆瓦屋方磚鋪地之四合式住宅三所，皆坐東向西，乃鳳岑公所建。外圍石垣繚繞，乃我父母手中所新建。後園寬大，其中有園丁守園之任家屋兩座，其前之四合式住宅三所，南北兩院為佃農住家亦石牆瓦屋。中間正院，乃鳳岑公晚年自住之主宅。洪楊之亂，主宅之堂屋五間被焚燬。南院之南屋三間，北院之對廳三間，亦同時被燬。我的母親劉太夫人接管後，以十數年之時間，次第重建。主宅堂屋五間，中間有高樓，登臨可以望遠。合南北廂房各三大間，共十一間為內院，院中上房三間，南北間為父母及兩姊妹室與中堂內客廳，北「耳屋」為父親藏書室及讀書齋，小院有茶壺，南耳屋為女僕宿舍及內清潔室。正院北橫屋三間，為成年子媳居處室及內客宿舍。南橫屋三大間，東、中二間為麥穀等倉屋，西大間為廚房及洗濯間，院內養花木，堂屋前有柿樹高數丈，廚房前有石榴樹高丈餘。北橫屋前有梔子花樹一壇

，開花甚香。南北橫屋之西端盡處，建一石牆隔斷內外院，中有「二門」樓。二門外為長巷，南北縱長。長巷之西為外客廳五間，皆坐東向西。最南「耳屋」為外客臥室，接二大間為宴客之所。北大間有樓，為家塾所在及塾師宿舍，最北「耳屋」為外儲藏室。客廳西院為花園，當中為牡丹芍藥花壇，春來花開爛漫，向南有桂花一株高丈餘。秋來開花，香滿全村。有臘梅花，有冬金銀花，冬來暗香襲人。花園之西牆外，棗樹成行，高達五六丈，殆所謂「故家喬木」，成為本莊，西園青幃，晚春花開甚香。北佃房之北園，為本莊之北幃。內植泡桐數株高七八丈，杞梓樹繞園，中植香椿萱草。棗林之西北為淺水塘為佃農飲牛澆園之用，西南有深水塘，為莊主澆園養鴨鴨與全村共同洗滌，及防火之用。池外有「菜圃」一行，為全莊蔬菜副食自足自給之供應地。莊南有「稻場」一排相連，為莊人收穫堆積打揚攤晒穀類及堆積穀草麥秸之所。稻場之南有蓮塘一長行，為西屏公夏秋乘涼步月詠詩之所。環莊四面皆山，西山、西南山、南山三山，皆密植松林有松數萬株高可數丈，東山、後山，則唯道旁植樹。後山道旁多棗樹，東山道旁多柳樹。坡陀溝旁遍植烏榴樹，秋來紅葉瀟瀟點綴風景，頗為美觀。其柚油用作燈光油。其子核外之白皮，用作白蠟。

而內設用作燬腳籠之燃料，非常合用。五山之間，有水旱之田地四沖，約共一百七八十畝。每一沖田上西屏公均令掘一堰山水塘，以植秋稻。塘堤上遍植柳樹以固堤。水旱田埂上遍植果樹，最多者為各種之梨樹。柿樹次之。棠、櫻、杏、桃，村中亦稍有點綴。而杏樹為喬木高達五六丈，桑樹更見高大，春來，開花灼灼。秋來，結實纍纍。春季候鳥來臨，紫燕、黃鸝、玄貳、布穀、晝夜和鳴。而夏季破曉，百鳥鳴噪。蛙聲閣閣。草蟲天天。秋來樹蟬流響，促織在戶。鷓鴣百靈蝻鳴遶闌。稻香隨風四達，使人有「至樂在田家」之感。而且地居華中，冬寒夏熱，皆不甚劇烈，撫今念昔，真感所居不愧為人間樂園。然而三家人村，與都會遠隔。在此人事簡單之環境中長成



本文作者衛挺生博士早年留影

，遂為後來不善應付複雜社會人事之一大障礙。故「我猶未免為鄉人也」。

「杉落莊」土名「杉樹枋」，為我父親繼承三祖父（三爺）秀夫公份之田產，由曾祖鳳岑公為分關分給遺產中三莊之二。原來分關寫有「倉房莊」、「杉樹枋」、「小唐莊」。後將小唐莊田地併入杉樹枋，因小唐莊房屋均坍塌。故杉樹枋雅名「杉落」之水旱田地共有一百三十餘畝。杉落莊屋，離倉山莊主宅二里半程，在倉山莊後山之後坡（東北坡）下隔一溪。後坡下乃衛氏先塋之所在，高祖海峯公（衛名時）之阡在此。故曾祖鳳岑公（衛廷桐）特別重視此地。後來多世墓葬于此。西屏公、李太夫人及吾母劉太夫人與七哥菊生均葬于此。村莊形勢，東流二溪夾一平岡，逼岡以東合流。岡南溪上之南山，為倉山莊之東山，莊前之平岡及莊西之長坡，皆來自倉山莊之後山。莊後（北）之長坡與莊西之長坡間有溪流來自西北縈繞莊屋之西、南、東三面。在莊前盤石間溪流之聲活活，隔溪平岡壁立，如對畫屏。莊西溪上有竹園，莊東塘上亦有竹園作障，幽雅美好。莊前平地，平作「稻場」，坐聽溪聲，可滌萬慮。水田因有兩溪之活水灌溉，故稻田永不缺水，良田也。我十二歲時，此莊之莊屋田產父母分給長兄曉生（字「新齋」）

家庭中長兄曉生（同祖兄弟大排「行四」）長于我十一歲，繼母李太夫人所出。餘皆再繼母劉太夫人所生。長姊淑勤（姊妹大排行五）長于我六歲。次姊淑慎（姊妹大排

行七）長于我四歲。仲兄菊生（行七）長于我三歲（我行九）。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我號稱「五歲」，家塾師為萬里揚先生。我初學讀書識字讀「三字經」。同塾讀書者，為吾家之兩兄（四哥、七哥），兩姊（五姊、七姊），及西村（馮莊）六叔父（衛世統）家之三兄（即三哥紹源、五哥紹湘、八哥紹海亦來附學）。光緒二十二年丙申我七歲，敬業三哥（衛紹基）來倉山莊就學于吾父西屏公並代其主持背誦書課。其年曉生兄取名紹濂，取字新齋，改往龍泉大寺姜家私塾附學，從靜安五叔父讀書。家塾中，叔勤五姊輟學，菊生七哥、淑慎七姊與我從敬業三哥讀書，而七哥是年夏病腦膜炎死去，七姊因而輟學。次年秋河大舅父之幼子劉子均（字季原）表弟與我同歲來附學，以後二人同讀。

我在敬業三哥主持背誦與在父親的講解下，讀過「龍文鞭影」「詩經」「四書」「書經」「地球韻言」「天文歌括」「春秋左氏傳」古文筆法百篇。

我所見的拳匪之亂

在此年代，我的父親因為地方上的不安靖，忽然注意于地方治安問題。在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西屏公函請湖河鎮（去倉山二十五里）朱千總帶隊伍捕偵盜萬老十，送之縣，地方稱頌，二十四年戊戌，雙河鎮鎮董事會，選舉西屏公為鎮董事長兼鎮長。西屏公又函朱千總捕盜唐十一。時「戊戌政變」作于北京。康廣仁、譚嗣同等六人死難，世稱之曰「六君子」。自甲午年中日海軍一戰而中國敗績，民心思亂。石渠村之近

鄰南石匠巷有孫十二爲首，計劃定期在唐子山樹造反旗幟。五叔父靜安公慮其亂作，乃率其二子斌卿二弟（衛華國派名紹歧）、巨卿六弟（衛定國派名紹宏），帶劍逕往其家捕之送縣。清翰林院編修王萬方（字季遠）乃作「縛虎行」樂府以記其事。孫十二至縣處死刑，鄉人歌之曰「除去三十三，地方才平安」。蓋萬老十、唐十一、孫十二合爲「三十三」也。時白蓮教匪餘孽之「江湖會」匪蔓延于豫、鄂二省之交。西屏公慮其爲亂，乃函請南陽鎮守使下諭令人民繳出會票，免究其罪愆。于是而繳出會票者，每日數十起，以後地方安靖。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長兄新齋四哥結婚。嫂乃新店鎮靖氏之淑女。明年庚子，克定生，西屏公之長孫也。是年百蓮教之餘孽演變爲「義和拳」（男），及「紅燈照」（女）之愛國青年男女肇事，仇視外教。清太后葉赫那拉氏受其蠱惑，因縱容之。自北京蔓延至于全國鄉村到處焚燬教堂，殺害傳教士，史所謂「拳匪之亂」是也。其結果，八國聯軍佔北京，清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西逃長安。倉山莊之南五里原有天主堂一所，亦被搗毀，却未傷教士。村中佃農傳來之義和拳咒語，其語之幼稚可笑。茲錄我所能記憶，其咒語之末四句于左云：

「關聖帝君，周倉關平。聖人之道，化爲義和拳」。

青年農民之響應義和拳運動者，夜來稻場，喝一杯涼水，念咒語三遍。靜待數分鐘後，云有鬼神附身，自己報名。其鬼神有孫悟空、豬八戒

、韓湘子、呂洞賓、關雲長、趙子龍等名目，皆通俗小說中人物。鬼神來附身後，即舞棍棒、干戈、刀劍，自言自語，云能醫治疾病，演奏奇蹟，一時舉國若狂。西屏公認爲此種幼稚行爲其風不可漲，乃勸導雙河鎮鄉居民安靜勿躁。後來攤派庚子賠款，甯陽縣因未曾殺害外國傳教士而攤派之款酌予減少。

當時鄉居未有報紙，一切消息來自縣城，二哥斌卿來倉山傳國家政治消息。舉凡戊戌政變，庚子八國聯軍入北京，帝后西逃，辛丑和約告成，帝后還京，廢除八股四書文取士，廢止科舉，改辦學堂，皆靜安五叔父得自縣長傳出消息，而斌卿二哥走來倉山報告。

我自七歲起而迄于十一歲年終，五年中敬業三哥代管背誦。但講解皆父親口授學作對聯，學作制藝（即「八股」），學作試帖詩。我最喜讀者乃左傳，東萊博議。自動閱讀書則孝經、孔子家語、三國演義、東周列國演義。詩則唐詩三百首，古詩源。辛丑上諭命下，廢去八股文改作經義策論文，廢去試帖詩，改作唐制之古近體詩海內騰歡。

我對外交際，始于十歲，唐棗鄉俗，娶妻有二種禮式。一爲親迎禮，乃最大禮式，雙方費用浩大。一般娶新婦皆用小兒「壓轎」，忌抬空轎往也。秋河舅家劉大表兄娶妻，大舅母命我壓花轎往李家，李家主人與我談敘，發現我能談上下古今事條條有理，于是在其族間鄉間向外傳出衛家十歲小兒，能知古今中外上天下地事，羣驚以爲「奇才」。又十一歲時，秋河劉二表兄娶妻

，七姊家馮大表兄雲異字鶴亭與我聯句，欣賞其能。馮鶴亭乃中國哲學史作者馮友蘭芝生之伯父。其父有兄弟三人，長名雲異，字鶴亭。次臺異字樹侯，清光緒戊戌進士，後任武昌方言學堂總務長轉任湖北崇陽縣知事。生二子長友蘭字芝生。哲學博士，次景蘭，字淮西，礦學碩士，皆清華教授。女淑蘭字沉君與其婿陸侃如合著「中國詩史」。三表兄漢異字春亭。此乃我第二次社交。十二歲秋，長姊淑勤、五姊與張同瑜（字仲玉）結婚。其冬，父母命我赴張姻伯鼎臣（名「元新」）家拜年（賀新年）。時仲玉之兄字伯玉（名同瑾）與其弟仲玉同在甯陽縣城之春陵書院讀書，爲同學之所景慕。與我談時事，認爲滿意，此乃我第三次之社交。我當年的派名是「紹淵」，字「深甫」。（上代派名從「金旁」故我兄弟之派名從「水」旁謂「金」生「水」）

武昌「文普通」中學堂

我十三歲時光緒壬寅（一九〇二年），以五叔父靜安公之倡導，我的父親西屏公乃決赴龍泉寺參加組織「朋學」。昔在洪楊之亂時，鄉人以龍泉寺山勢可守，乃聯合唐縣南甯陽縣北「首士」（由衛斐卿八爺代表甯北，衛瑟泉八爺代表唐南提倡），倡議建塔環繞其四面之峻嶺，以爲共同之避難所。故石梁村衛氏（衛斐卿領導）及八里岡衛氏（衛瑟泉領導）原皆龍泉寺塔建築之發起人，而且八祖父斐卿曾在龍泉寺教學二年。此時乃由靜安五叔父建議組織成姜、劉、衛、魯四姓之朋學。五叔父爲主持人，主教姜家岡之成

年學生七人。魯俊卿（名「煥章」）先生，主教姜氏未成年學生五人及其子魯伯遠。我的父親西屏公主教衛家子弟六人。斌卿二哥（五叔父長子）主教三戶，劉碧之劉氏子弟五人及其子衛文學（學名振亞）。五叔父教通鑑及作文，父親教經書及唐詩唐宋八大家古文辭，另由姜家聘請襄陽莊養田先生教數學，莊因病辭而以其弟莊膏田先生代授。每日晚飯後，五叔父並教武藝，棍棒、干、戈、刀、劍之舞，及徒手空拳之戰鬥術，于是而龍泉朋學幾乎組成一雛形不完全之學堂。

我在此新環境中，非常高興。每日清晨昧爽起床，燃燈默讀「唐宋八大家古文」及通鑑並閱其中反面及正面評語，開始學作論文。有一次，五叔父命題為作「李廣論」。我此時已熟讀「孫子兵法」，略知其理論。又閱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匈奴入寇上谷（今察哈爾省）遣衛青公孫賀公孫敖李廣四將軍將兵擊之，李廣為匈奴所得而逃歸，元朔元年（前一二八年）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今熱河省）匈奴號稱李廣曰「飛將軍」（因其能逃）。四年（公元前一二五年）匈奴入寇「前將軍」李廣擊之，迷失道（因無嚮導），自殺」。我又讀「李陵答蘇武書」內云：

「陵先將軍（謂李廣）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謂衛青）之意，刎身絕域之表」又讀「伍被傳」而知衛青之行軍不苟，乃其成功祕訣。我覺得李陵那樣稱頌他的父親過當，而那樣歸過於衛青，不公道。杜甫詩說：

「衛青不敗有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

亦非正論。于是乃作論首先引孫子兵法說：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不能得地利」乃作論斷曰：

廣擊匈奴且為右北平郡太守數年矣，早應詳圖其地之山林險阻沮澤及其道路途徑，養成可靠之嚮導人材。乃計不出此，全不作準備。此乃違兵法以行軍，其兵敗出于必然。咎由自取，奈何轉以咎人？

五叔閱此文，大喜，評之曰：「認清行軍之兵法正軌，使李廣無法逃避責任。論斷有力。稚年能如此。是兒其將為吾家之千里駒乎」

遂以我的論文卷子，批列第一名，遍示同學。當時同作此論文者有姜家成年學生七人，衛家大學生五人。姜家學生因此而戲乎我曰「蓋大寺」。此乃第一次作文競賽勝利，當時中國習慣稱十二歲，而歐美習慣則皆稱十一歲也。其年秋五叔之次子六哥巨卿（衛紹宏學名「定國」）應縣府考試，中「秀才」。而我未往應試，因父母以我年太幼也。

其年（一九〇二年）壬寅，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奏准。張之洞創辦「文普通」與「武普通」二中學堂于武昌，以開風氣之先。次年（一九〇三年）癸卯實施「奏定學堂章程」于全國各地方。總督張之洞通令各縣迅速籌辦縣立高等小學堂。張縣長乃委五叔父籌備。

姜家岡因靜安五叔不暇兼顧，乃改聘其長子斌卿二哥代之教其家館，仍在龍泉寺。我的父親西屏公乃返倉山莊教書，附學者有李氏劉氏年長

學生數人。我亦返倉山讀書。巨卿六哥既中「秀才」乃赴武昌應考「文普通中學堂」，被錄取。這是在「奏定學堂章程」實施後，內地省份第一所現代式中學堂成立。

在癸卯年（一九〇三）的上半年，我的母親劉孺人主張分家，實現了。前先在劉孺人于歸時，我的父親經過先妣楊孺人、李孺人兩次大喪，田地之在杉落莊下者，多被典質。其在倉山莊者亦有一部份被典質。我的母親經營後，皆陸續贖回。又洪楊之亂倉山莊之三所宅屋，皆有一部分被焚燬，我的母親皆陸續重建。而新齋四哥不受母親約束，常與母親因爭權而衝突。母親認為分產而各別自主，可免衝突。乃主張以杉落莊全部田宅分給新齋，由其全權自主，發展其產業。倉山莊，已由母親親手艱苦恢復改造，應由其主管。乃主張三分田宅，以倉山作為兩份而我之應得部份與父母之養饘部分均由父母合併管理。時請官親族人參加分產簽名。自此起，新齋專管杉落（「杉樹枋」），母親專管倉山（「倉房莊」）。彼此不相干預，實際所謂三份者，並非完全等分。蓋杉樹枋之田地一百三十畝乃活水田，不畏水旱。倉房莊之田地一百七十畝，乃堰水田，天旱則無水。惟倉房莊之房屋，經母親重建後，遠較杉落莊屋為整齊耳。

黃葦白茅經緯之才

此時，我們鄉居，有一位青年學者，影響我們的思想甚大。他是縣城內的邱東陽字蘊明。其父邱以仁貢生城內名士。先前當靜安五叔父在近

我家二里半之泉水寺設館收學生時，蘊明和他的叔父邱以謙（原字「吉爻」，後改字「收泉」）來到五叔父館裏讀書學文，同時並向我父親拜門，請改正其詩文。他在光緒壬寅年，省試中「舉人」。癸卯年赴南關會試，地點在河南開封府。

來函致我父親云「生今年一赴大梁，兩遊鄂渚」蓋當時「蘆漢鐵路」（後稱「京漢」「平漢」）南段在黃河以南，已經通車。故赴開封先迂迴至漢口。因其常遠行，而見聞較廣，由其介紹，常為張家伯玉仲玉兄弟採購康梁等新書報，如「清議報」、「時務報」、「新民叢報」等刊物，傳誦到我家。他壬寅年中舉的論文，閱卷人評語有：

「不圖黃筆，白茅之中，有此經天緯地之才」他在拜客來我家時，我父親命他寫春聯數十幅，灌輸新知不少。

五叔父對於創辦新式學堂，有熱忱而無經驗。他組織了董事會，勸募了經費，取春陵書院之舊基礎，擴充其建築，由縣長聘請舊「山長」暫充縣學堂堂長。而教員方面教材方面均不合于新學制之理想與需要。讀經、作文、習字之課如舊。以讀通鑑改稱「中國歷史」。以讀四書改稱「修身」。其他新科目，如數學、地理、世界歷史、格致（即科學大意），既無可教之書，更無能教之人。然在省方命令之下必需限期成立一縣立高等小學堂。

癸卯年（一九〇三年）秋季招考，全縣「童生」參加考試其年齡之限制甚寬，十三歲至三十歲，一如前此之「童子試」即「秀才」考試。全縣之「童生」，因其為此後之唯一出路，均來與

試，到者三四千人。錄取名額限一百二十名。當時新功令，考試限于「經義」「策」「論」主考人及閱卷人均由張縣長聘請。第一場加倍錄取，第二場淘汰半數。第一試張陽衛氏參加者不下十人，而錄取者僅我一人。榜上第一名為陳正教，字重民，以字行，曾留學日本，著有書行世。第二名為謝懷午，縣南望族。其後情形未詳。第三名是我。而在第二試文題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義」。我就孔子重行而次文充分發揮，閱卷人大為欣賞，我因而得名刊榜上第一名謂之「案首」（當時用的學名是「衛體國」）。舉人邱東陽因馳函賀我的父親，有句云「初入童子軍。一戰而霸定。」考畢返家，我的父親西屏公一見面，

絲毫不假以顏色，很嚴重的說，「你不要想你是『案首』。你的第一名，是我下了工夫，是張縣長與主考人對於你五叔父所表示的敬意。你切不可妄自尊大。」我很恭敬的回答了一個「是，不敢妄。」我此時中國稱「十四歲」歐美稱十三歲。在美國William James Stids在十一歲時，親至哈佛大學演講數學中「第四抵」的理論（The theory of the 4th dimension）而哈佛歡迎其大學入學。我當時十三歲僅考取縣立高等小學，而受人注意。此說明清季中國教育學術方面在世界中之非常落伍事甚可憐。而我在偌大年齡，還在求考高等小學，事甚可笑。

年終省學堂放假，巨卿大哥自武昌返家。斌卿二哥特來倉山報告武昌新辦的中學與小學情形。謂高等小學不但功課好，而且公家管衣食住及書籍紙筆，不收費用，而且學生管教甚好。我

因此而決向父母請求許我往武昌讀書。我提出的理由如次：

甲、我不可任襄陽縣立高等小學：（一）因為那裏教員不齊備，較新的功課，無相當的教員講授。（二）因為該學堂與五叔父的關係太密切了。若是我在學堂的好成績，人說因為衛五爺，而我特別受人優待。若是我的成績不佳，那更是作人話柄，有傷五叔父的令譽。

乙、我往武昌讀書的好處：（一）武昌是全省都會，省立高小的功課與教員，應較襄陽縣小學為整齊。（二）住學堂不收費，由公家供給一切。（三）大都會中見聞較廣。（四）一切靠自己，不發生家庭問題，影響五叔父的地位。

二 把手小車赴考記

甲辰年（一九〇四年）不但我決去武昌考學堂。張仲玉、姜子傑（行十）後來姜膺輔（行十三）也同去武昌投考學堂。因此我的父母很放心大胆的讓我去武昌考學堂。首先遇到的困難是交通問題。自襄陽縣城以北直至北京除有一段有鐵路火車外，交通都用騾馬大車。但自襄陽縣城往南，無大車路只有小車路。所謂「小車」乃一種獨輪車，一人自前曳，一人從後推，然後能行。南方行路人稱之曰「二把手小車」。這是湖北省內行遠載重的唯一交通工具。否則乘木船，水淺則需人曳繃前行。二把手小車，日行八十里至一百里，拉繃木船日行半之。所以我們不想乘船

而決定乘二把手小車。車上舖開行李，人則躺睡其上。箱箠則橫架在獨輪外框之架子上。自襄陽縣城，至德安府安陸縣之蕭家港京漢鐵路火車站，共四百六十里，乃五日之小車程。加上自雙河鎮乘驟車七十里至縣城，共五百三十里為六日行程。除在襄陽縣城內有適當之牀舖外，一路夜間皆需在土地上舖稻草而將被褥攤在稻草上睡眠。其不潔淨固不待言。一路飲食皆粗茶糲米飯。此乃最艱苦的一段行程。自蕭家港火車站到漢口大智門車站，其程為三百四十八里，登火車後，共需二小時半即達。自漢口乘人力車轉划子船渡江至武昌，又半小時即到達。現代化之交通工具，與清季之原始交通工具相較，其難易之相懸如此。

此行因有姜子傑同往武昌，而子傑有二位兄長在武昌。一為其四兄姜明肅其二字涵經為其六兄姜鵬翔字河清，皆在武備學堂學軍事。故事前西安置子傑及其同伴在武昌曇華林街龔家花園內空房間。其地在文華書院之西牆外，乃以養花為業出售花卉之花園也。子傑仲玉與我，得此地暫住，亦覺遠勝來時一路之小客店。後膺輔至，亦來此同住。

同年春，在我們到達武昌後，襄陽縣城鄉陸續來武昌者凡數十人皆來候考學堂。當時武昌無大學，而文武普通中學及專科如方言學堂皆已滿額暫不招生。五路高等小學堂之南、東、中三路皆滿額不招生。北路高小需待下年招生成立。當年將招生成立者，僅有西路高等小學堂一所而及年齡限制極嚴。考試結果，襄陽縣人之當年來投考者僅錄取我一人。當時有新自日本返國者云

，日本學校均收中國學生入學。學膳雜費每年約需三四百元。姜家張家道富有。于是姜子傑張仲玉姜膺輔乃捨武昌而赴日本東京就學。其他能赴日本者亦皆陸續東渡。其不能者皆返鄉或入新軍受訓。當時來武昌投考學堂不成而入軍隊受訓者，有馬伯撥，衛承武（名「紹烈」），衛仲蕙（名「紹瓊」），衛亞東（名「星」），衛瀛洲（名「紹海」），易俊卿等多人。巨卿六哥（衛定國，派名「紹宏」）原以「秀才」入文普通中學堂。後因其作文譏評時政過于激烈，學堂當局，乃迫令退學。乃改名曰「衛公武」，入陸軍右旗受軍訓，與馬伯撥同營同哨同棚。（「哨」後改稱「隊」）。如是者不滿一年。

自張仲玉姜子傑姜膺輔到日本入學後，對於在日本留學之一切情形均已明瞭。靜安五叔父乃商之于張縣長，以襄陽縣公費選派知名之青年學者十人，往日本學速成師範班，以為本縣學校備師資。其十人以舉人邱東陽為領袖。其餘九人為縣城邱以謙（字牧臬）、縣南謝懷清（字吉甫）、謝懷霞（字「少仙」）、縣北郭正青（字禮泉）、衛華國（字斌卿）、縣東王肅懿（字德卿），縣西邱惠卿等其他自費或官費之留學日本者有李協卿、李贊卿兄弟、高重源（名仲和）、王家駒（字白軒）、蕭用斌（字漢卿），一時賢士濟濟。馬伯撥亦捨營伍軍訓而赴日本留學。五叔父願送巨卿大哥赴日本留學，但巨卿離開軍隊赴貴州任教官。五叔父為之失望，而引為憾事。

我在甲辰年（一九〇四年）正月底離家赴武昌，四月底考入西路高小，五月開學，六月放假

。臨時校舍，暫借兩家大公館。因需另謀校舍，故放暑假開始特早。我因是有生第一次遠離父母，特別想家，約同姜涵經同伴。因夏日回家，不攜帶行李，僅持雨陽傘一柄，毛巾一條，中夾牙刷粉，等于空手旅行。不乘車，不坐轎，不騎馬驅而徒步行。涵經多次往來，確知近路。乘火車自漢口至廣水，行經應山、隨州、厲山經鹿頭鎮各離家二十許里然後分行。一路談笑戲謔，忘却疲勞。因父親為我取一學名曰「衛體國」涵經贈我別號「經野」，今為「經野山房」。秋季，原路走回學堂。

冒險進取赴日留學

秋季，照西路高小規定時日回學堂報到。此次學堂改開在草湖門（亦曰「武勝門」）內大貢院之東段，北路高小則籌備于明年用大貢院之西段。貢院內砌斷，彼此隔絕。堂長蕭宗湘字芷誦，湖南衡陽人，曾在駐日使館任事，考察過日本學堂，他講授過文字學「玉篇」。監學魏匡國，字弼臣，應山人。第二監學錢先生忘其名字，黃州人，講授數學，用「直方大齋數學上編」。講授地理學與西洋史者為黃鶴翔先生，黃陂縣人。學生各按程度，分編三班，曰甲、乙、丙。甲班按考取名次最前三分之一。乙班為中三分之一，丙班為後三分之一。我在甲班，第一名為胡濟蒼字康彝沔陽人。抗日戰中，在重慶重見面。第二名為邢念祖，寫字作文皆佳，為人沉着。蕭先生特別欣賞，推荐他入張之洞的存古學堂，以後如何不悉。第三名莊賡，字續堂，山東濟南人，寄

籍，因其父多年在鄂候補，改用襄陽籍入學，後又入兩湖高等礦業學堂，與我再度同學，改名「莊存厚」，字「辛齋」，喜作詩，西屏公賞識之。李作棟，亦沔陽人。辛亥革命，李君任軍政府財政廳長，有幹才。傅懷謙為甲班中年紀最幼身材最小者，寫字作文均甚佳。師生皆愛之。與我襄陽同府者，尚有宜城邱金榜，南漳馮判武，皆不同班。不知其在何班。又有不同班者德安府安陸縣人張篤倫字伯常，西路高小畢業後，考入武普通中學堂。抗日戰役中服務軍政，有聲于時。又其妹夫耿觀文，字仲劍，後改名「耿丹」，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過武漢期間死于軍閥之手。又同入西路高小者有滿洲人覺羅長明鈕鈺祿善魁孔聖之裔，孔憲邦、孔慶澤皆不在甲班。西路高小內，無校醫，而兩監學又均無醫藥衛生常識。一年未竟，學生有染疥者，由盥洗器傳染。其多我患疥發滿身滿面。我不得已，帶病住姜涵經寓所。軍中襄陽同鄉告以硫黃和豬油擦之始漸痊。歲末，姜家僕人送我坐船返鄉。到家時已痊可。

次年光緒三十年乙巳，我正月照規定時日返學堂開學。讀書約三個月，在四五月間，姜（十八）鴻滋（字玉姓）、姜（十九）鴻瀾（字智姓）雙生兄弟，自襄陽縣之高等小學來武昌，邀我一同赴日本東京留學。（他們在一九〇二年與我原在龍泉寺同學而不同班）。此舉使我驚訝。我說「你們家道富有，故無問題。我家庭經濟頗不寬裕，恐担負不起。」他們說，「你留學有了學問也就有錢了。斌卿現在東京，三伯（我父親）五伯（我叔父）不會使你餓起來。」冒險方能進取。

「你還是和我們一同去吧！」我覺得他們的話，有道理，因為五叔父在獎勵青年赴日本留學。乃往與年較長的襄陽同鄉在方言學堂的涂直忱（名永清）邱輯五商討之。他們也贊成我同去，也說「冒險方能進取」，惟沿途必需有妥人照料。否則三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行遠路太不安全。

說到方言學堂的來歷，乃張之洞創辦的。張之洞字香濤河北省南皮縣人。清諡曰「張文襄公」，不但做大官，而且是大學者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在他任考官時，他曾著二書曰「輜軒語」，曰「書目問答」，至今將近百年，仍為治國學（今稱「華學」）者之津梁。他後來做總督時，所著的「勸學篇」啓發後學不少。他自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初任湖廣總督（湖北、湖南、清代合稱「湖廣」）時，他創辦新工業及新教育。工廠有漢陽鋼鐵廠、武昌紡紗廠、織布廠、縲絲局、織麻局、銅元局、銀元局。而並舉辦萍鄉煤礦公司以供應武漢各廠局所需之燃料。在教育方面，他創辦了武昌兩湖書院、經心書院、自強學堂、方言學堂、武備學堂，在軍事方面，他訓練了馬、步、砲、工、輜若干師的現代軍隊，一掃「綠營兵」之頹勢。在張百熙的「奏定學堂章程」奏准頒布後，他又首先實施，先辦模範的文武中學，即省立「文普通中學堂」當與「武普通中學堂」，及模範高等小學即省立之東、西、南、北、中、五路高等小學堂，他又繼承會國藩而派遣青年學生赴歐美日本留學，留德如馬德潤（襄陽人）等，留英如王世杰石瑛等，留比如王鴻猷等（穀城人）留日如居正高仲和（襄陽人）等，留美如

陶德珉（襄陽人）劉成禺等，皆開風氣之先。而方言學堂，教英、法、德、俄、日等五國方言，以備備外交應用之通譯人材。我七姨家的二表兄馮台異，字樹侯，以戊戌進士，任其創辦時的「總務長」多年。我甲辰年去訪候他，他請我在其武昌黃土坡寓中便餐，初見其二子友蘭、景蘭，一女淑蘭皆尚幼。在乙巳年，他被任為崇陽縣知事，離開武昌。所以我在當年不能去和他研究而必須與他的二位學生研究我進修的問題。涂、邱二君察問得有曹亞伯教士將重赴日本。因介紹我們與之相見。

剃髮易服改穿洋裝

曹亞伯與國州人，今日「陽新縣」乃以福音傳教士而實行鼓吹民族政治革命運動之新青年也。曾與武昌聖公會牧師胡齊賢（字蘭亭）創辦「日知會閱書報社」于高家巷聖公會會所內，宣傳民族大義革命主張於學生及軍隊。平日洋裝革履蓄短鬚鬚，外觀極似日本人。清廷自八國聯軍入北京，重懲仇洋而鬧教案者。和約成後，凡西裝革履而貌似洋人者，無人敢犯，且保護之。因此曹教士乃外裝十足像日本人以自保護，而進行其顛覆清廷之工作。蓋自戊戌（一八九八年）庚子（一九〇〇年）以後，有識之士皆認為清廷已不值得維持，而日思如何顛覆之。鄒容著「革命軍」，陳天華著「猛回頭」「警世鐘」，章炳麟亦著「疇書」提倡民族革命。即梁啟超亦一度鼓吹「革命」「破壞」而後建設。後因其師康有為仍倡「保皇」並函梁云「將置老夫子何地？」梁

為文始改緩和，而立憲。此次曹重赴日本之某教會學校，路過武昌，涂、邱聞其為傳教士，乃介紹我等三人在其照應保護之下同赴日本留學。曹自然歡迎。

安排既定，我往西路高等小學堂向魏、錢二監學辭行。二先生立即命以刻字而有上下款之紀念茶杯盞製定送贈。數日後我們乘坐長江內日本人之大阪公司之長江輪船先赴上海。在船上，茶房藐視我三個十五至十七歲青年。三人憤曰「我們到日本，學海軍，回來管他們。」此乃小兒語，不知海軍無權管制商船茶房之行為，而後來姜玉性智姓兄弟果學海軍。

我們到了上海，住老北門外湖北會館，第一件事是換洋裝，第二件事是剃去辮髮，改穿學生洋服，亞伯于是戲呼三人為「小和尙」。同時各函告兩家在日本東京之各兄長，告以我們何日自上海起程，坐何輪船，預定何日到橫濱，請他們來船接引入東京。

我們在船上，會見了不少志士，後來均在革命史上有轟轟烈烈的史蹟。我們均不曾坐過海船，經過二晝夜的輪船在海上的顛簸，日夜嘔吐，胃腸空虛，餓不可當。船到長崎，有寧波飯館人來招徠食客。我們登其划船，到其飯館，其一大盤炒麵，為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餐食之美味，其滋味之美，天下無比。飯後往浴室沐浴，有下女問來擦背。我們駭極，而不知此乃日本習慣，男浴堂皆女子擦背，女浴堂皆男子擦背。日本人見慣，自然不怪。

自下關入內海，風景極美而無風波。出內海

而東入太平洋，其風波亦不若黃海之難堪。舟泊橫濱，斌卿、仲玉、子傑、膺輔皆來歡迎。到東京，則安插在神田區三崎町三丁目一番地之玉名館，與子傑、膺輔同館。秋間，即到隔一條街之「大成中學校」日本語文補習班補習日本語文。

此時襄陽府七屬縣（七屬縣為襄陽、潯陽、宜城、南漳、光化、穀城、均縣）（「宜城縣」抗日以後改稱「自忠縣」），在日京留學者有二十餘人。聞我們來到，開會歡迎，而且加以鼓勵。

我到日本之初期印象，第一是「席地而坐」。那本是中國在秦以前的舊習慣。如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客踐席乃坐」等文皆是。第二是和服的長裝大袖，亦是中國古代的衣裳。自從滿人入關，滿洲皇帝改變了中國的漢裝，而日本仍保存之。「禮失而求諸野」，日本人不是外國人，而是保存中國古風的自家兄弟。

東瀛奇遇見陳天華

我在玉名館有過一次不可多得的奇遇，我在家時，曾讀過外間散佈的通俗小冊子，「警世鐘」「猛回頭」而其有盛名的作者湘人陳天華，曾來到姜十三膺輔的房間，而我得看見了。還有一次田桐（字梓琴）也來訪膺輔，這些都是革命的先覺。姜膺輔乃是秋河我大舅父的女婿，我的表姊夫。以前在龍泉寺同時同地同學讀書時，他是一位緘默而寡言笑的人，一若無能者。現在，他居然在革命事業與革命思想中，佔一頗重要的地

位。此真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在學校放暑假的期間，我去探訪馬伯援、陶伯青（名「德瑤」）王白軒（名家駒）。他們住在九段坡上遊就館之森林背後。樹林蔭翳，特別風涼，我羨慕不置。馬伯援住在東陽館。他說：「隔壁大瀧館有四房間。你若是喜歡，你可搬來住。」我于是自神田區的玉名館遷居到她町區的大瀧館度夏，面對森林邊沿，非常高興。王白軒為我介紹暑期補習日語文的教師，其人乃一著名倡導革命的「革命評論」期刊作者宮崎寅藏，筆名為「白浪菴滔天氏」的外甥。他不大會教日語，而很會教大革命。如此我混過了兩個月的暑期。

八月後，準備秋季始學。我從她町區又遷回神田區。此次住了一所無中國學生的「下宿屋」，名「鳴鳳館」，我選擇了一間三席的小房間。當地房間，最小者三席，中者五六席，大者七八席，十席以上乃二人用房間。日本住宿處皆管供給飲食。

秋季學期開始，我入大成中學校日文日語補習班。教員為磯部先生，教授法非常之好。學生一班有三十六七人，皆中國學生，來自中國各省。常在一起談話的有四川人、福建人、廣東人、湖南人、安徽人、浙江人。而與我特別相契的是一位陝西省同州府蒲城縣的井勿幕君，暇輒在一起談中國將來的問題，夜間同至附近的研數學館聽講數學，那裡多是日本學生，中國學生只有井和我。在學習中，時間過得很快。我在大成中學入學的學名是「衛韜」。（未完）